

卢沟桥烽火

LUZHONG FENGHUO

张鸿福著

国难当头，
锡王奋起，

莱芜军民浴血抗战

长江出版传媒

长江文艺出版社

西
斗
烽火

LUZHONG FENGHUO

张鸿福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鲁中烽火 / 张鸿福著.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4.8

ISBN 978-7-5354-7249-6

I. ①鲁… II. ①张… III. ①历史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96030号

责任编辑: 田敦国

责任校对: 陈琪

封面设计: 笑笑生设计

责任印制: 左怡 邱莉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武汉市首壹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10毫米 1/16 印张: 18.375

版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62千字

定价: 30.0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序

可歌可泣的抗战传奇

——记长篇小说《鲁中烽火》

战争领域是作者认知历史、探索人性、察世观己的重要领域,而以此为表现对象的“战争文学”一直就是中国文学的重要门类。描写英雄人物的成长过程,展现战争环境下丰富多元的人性样态,表达对战争或历史的反思情怀,则是作者们一向乐于表达的主题。不论是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李存葆的《高山下的花环》、莫言的《红高粱》,还是都梁的《亮剑》,都曾经给读者以极大的阅读震撼力。

《鲁中烽火》也同样是一部好看耐读战争题材长篇小说,作者挖掘、占有了大量历史史料,真实地呈现了一段可歌可泣的隐秘战争传奇。不过,与重视纯粹“虚构”想象或肆意颠覆历史的战争小说不同,这部小说依托的是真实的历史事件、历史场景、历史人物,它全面而详细地再现的是以莱芜为中心的鲁中军民排除万难、艰苦卓绝地开展保家卫国的抗日战争的波澜壮阔的历程。

叙事的“真实”是这部小说与众不同之处。小说所叙之事很多都是真实发生过的,经得起历史推敲的。比如四支队的成立、徂徕山抗日武装起义、吉山突围战、国共两党较量莱芜城,所描写的重要人物也都是真实存在的,比如黎玉、林浩、汪洋等党政军高级领导人。显然,作者写作这部小说的目的与其说是要以审美的、艺术的方式虚构一段历史,而不如说是要以写实的、记忆的方式真实再现莱芜抗战被尘封的隐秘历史。这使得小说某种意义上具有了类似于报告文学的特性:真实再现历史事件,客观描写历史人

物,成为其第一要务;而缅怀战争岁月,总结历史经验,则是作者写作的根本动力。这种忠实于历史记忆的写实手法,使得小说以一种近距离的在场形式,瞬间拉近了作者、读者、文本三者之间的距离。

《鲁中烽火》的成功首先表现在作者对莱芜抗战历史的全过程及各股势力真实动态全面、客观的展示,历史的复杂性、丰富性和原生性使小说首先具有了“史”的震撼性。

作者尊重历史本身的真实性,对各党派、团体及民间势力的叙述也秉承的是一种不隐恶、不虚美的叙述态度。作者笔下的土匪并不都是烧杀抢掠、恶贯满盈的,他们也讲义气、顾大局,不随意伤害当地老百姓,经过整编便可以成为抗日的一股力量;当然,他们的匪性和痞性也是先天性的,他们不遵守“三大纪律、八项规定”,他们的内讧事件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作者笔下的我党武装也不全是胜利之师,失败与失误同样令人惊心动魄。小说对日军将领形象的塑造也并没有脸谱化、漫画化、简单化。比如,小林是“怀柔政策”的坚定信仰者,他在占领区尽量减少直接的杀戮,以达到长期占领中国的目的;小岛则是“屠夫主义”的实践者,他主张实行赤裸裸的杀戮,以达到让中国人彻底臣服的目的。作者对这两类日军将领形象的塑造,揭示了日军内部在侵华政策上的巨大分歧。

其次,《鲁中烽火》的成功还表现在各类人物形象的出色刻画上,作者战争环境下各类人物性格、心态的描写及命运的展现既符合历史真实与艺术真实的逻辑,又有着人性的深度。王鹏、苏盛玉等几个英雄人物形象的塑造及成长经历的展现,达到了典型性与普遍性的有机统一。抗战时期共产党、国民党、日军、伪军、土匪等各种力量共存于一个狭小的莱芜地区,他们的关系错综复杂、犬牙交错,彼此相互掣肘,力量此消彼长。

小说将王鹏、苏盛玉等英雄人物置于“乱世出英雄”和“环境塑造人”这样的历史语境和艺术原则之下,全面而细致地描写了他们从童年到成年,从无知的孩童到担负救国大义的军人的漫长而又艰难的成长过程,思想的成长、性格的成长和精神的成长都非常具有信服力。比如,对于王鹏来说,他成长的每一步都受制于环境的制约:他摔坏苏盛玉而离家出走,他为了生计而投奔周掌柜,他出于个人安危而进山当土匪,他弄不懂时局加入国民党队伍,可以说,他人生十字路口上所做出的每一个决定,都是极端恶劣的生存意识及反常的战争环境使然。至于他后来加入四支队,并逐渐成为共产党军队里的骨干,也都不是一蹴而就的,他的毛糙,他的粗心大意,他

的个人英雄主义,在小说中都时有表现,没有拔高之嫌。也唯其如此,他的形象才显得真实可信合乎艺术逻辑。

英雄人物之外,苏正曦、王俊逸形象的塑造也极其成功,很有艺术的典型性。王俊逸是鲁王工坊的店主,他以擅长制作锡器而闻名于世,并以此当作祖业加以承传。他正直做人,忠厚传家,无为而为,既同情、怜悯战争环境下那些老百姓的遭遇,也和日本人有商业上的往来,并期望过上安稳的好日子。只不过,他的梦想没有实现。在血雨腥风面前,他毅然觉醒,不仅自己放火烧掉了日本人庆典用的锡器,而且还通过自己的智慧,让在日本人严密监视下制作的锡器也同样锈蚀作废。作者塑造这个人物的用意不在批判他的“逆来顺受”和只顾家、不顾国的狭隘小农思想,而侧重在反思一种文化意识。

鲁王工坊的制锡工艺在莱芜本地已经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作者详细描写了制锡的工序、行业规则及所秉承的文化信仰,将一种民间文化及受此影响而形成的文化人格放置之于抗战这样一个背景下,启发人们思考:面对凶残的异族侵略者,这种真诚意向和信义指向将如何存在呢?民族矛盾、家国矛盾、行业规训、人格操守、伦理品德等等在严峻形势下都面临着复杂的纠结与悖论,它一方面制约着人物的行为,另一方面也构成了对人性的拷问与挑战,构成了人物本身的丰富性与深度。

苏正曦是苏盛玉的父亲,他的两难处境及最终选择也具有丰富的历史内涵与人性内涵。他是一个商人,也有唯利是图、自私自利、明哲保身的品性,但他在历史正义面前仍然有他的伦理与道德底线。他做日军维持会的会长,没有做过什么伤天害理之事,他做县长更是我党的一种“安排”,是秘密地在为抗日工作。顶着“汉奸”帽子的父亲与共产党干部和抗日英雄的儿子,这种父子关系及身份关系不仅合乎历史实际,而且有力地拓展了人物内心情感的厚度与深度。

此外,日军高级特务池田(杨医生)的形象也很具有艺术感染力和人性深度。他虽长期潜伏在中国,但在与中国普通百姓的日常相处中,他的思想、情感都在慢慢发生改变,不仅帮助中国人甚至抗战战士治病,而且反对杀戮,对侵华战争开始了痛苦的反思,并最终在小儿子被日军杀死后绝望地切腹自杀。

再次,《鲁中烽火》的成功还表现在强烈的传奇性与故事性上,小说情节悬念丛生、跌宕起伏,人物命运扣人心弦,具有引人入胜的阅读效果。作

者采用传统小说的讲述模式,故事连缀故事,故事构成情节,情节串联人物,而人物时而各自单线发展,时而又交叉讲述,线索清晰,叙述杂而不乱。作者以全知全能(第三人称)为叙述视角,以对话描写、动作描写为刻画人物的主要方式,符合普通读者的接受习惯。而小说对地方风俗、风物的描写,对地方方言的采用,更是呈现出鲁中地区特别是莱芜一带鲜明的地域色彩。

小说既有波澜壮阔的战争场面,也有日常琐碎的家庭生活场景,既有慷慨悲歌的英雄传奇,又有儿女情长的爱情描写,既有地方史、风俗志的呈现,也有个体生命残酷惨烈的牺牲,历史、文化与人性的魅力深深地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当然,《鲁中烽火》也还有某些艺术上的遗憾。比如,从艺术表现力上来说,小说的处理还不平衡,莱芜城中苏、王几家的生活表现得较为细腻,文学性较强,但山中抗战生活的线索则是粗线条的,历史性大于文学性。另外,几条线索之间联系也不是特别有机和紧密,鲁王工坊这条线索的中心地位没有能更好地突现出来。而小说对景物、文化、人性以及人物心理、情感的挖掘也还不够耐心,这使得小说的思想和艺术韵味难免要打一些折扣。

吴义勤

(作者系中国现代文学馆馆长)

目 录

序	吴义勤
第 一 章 入伙当土匪	1
第 二 章 参加四支队	25
第 三 章 较力莱芜城	50
第 四 章 重归四支队	66
第 五 章 智取辛庄镇	84
第 六 章 精心雕锡荷	93
第 七 章 两捷杨家横	100
第 八 章 协力造地雷	124
第 九 章 工坊遇难关	152
第 十 章 远宜烦心事	174
第十一章 诡异除奸案	191
第十二章 吉山突围战	206
第十三章 占领与征服	237
第十四章 策反皇协军	252
第十五章 巧取莱芜城	262
后 记	284

【 第一章 入伙当土匪 】

天还未放亮,大多数人还在睡梦中,小城莱芜显得格外宁静,因此,胡同口石碾的吱扭声听来也更加的清脆悠长。

推碾的是母子三人,母亲和两个儿子。

“娘,我头晕。”说话的是老二王程,话未说完,已经一屁股坐到一边的石墩上了。

“我看你是懒驴上磨,不拉就尿。”说话的是老大王鹏。

“我真是晕。”老二说话声里带着几分委屈。

“俺程子是晕,娘信。”母亲一边安慰二儿子,一边从口袋里掏出样东西,攥在手里说,“程啊,你看这是啥?”

王程仿佛已经猜出是什么,但还是惊喜地跑过来,扒开母亲的手掌,里面是枚鸡蛋,还有些余温。

他重新坐回到石碾上,一心一意剥着鸡蛋。

老大王鹏嫉妒加不满,鼻子里直向外喷粗气,声音有些像棚里的驴。

“你这个馋熊!”王鹏走过老二身边时踢了一脚。

“你这个懒熊!”王鹏再次走过时又踢了一脚,这一脚比前一脚劲大了些,关键是老二此时已经把蛋壳剥光,只拿两个手指托着,用舌头轻轻舔着,猛然受了一脚,光溜溜的鸡蛋滚到昏暗的碾道中,没了踪影。

王程哇哇大哭:“俺的蛋掉了,俺的蛋掉了。”

“你的蛋在腿旮旯里挂着,掉不了!哈哈!”王鹏幸灾乐祸的大笑。

母亲举起笤帚作势打王鹏,王鹏一弯腰,笤帚飞了过去。

母亲弯下腰,摸索了一会儿就找到了鸡蛋,上面已经沾满了土:“程啊,走,跟娘回家,娘给你洗洗,一样吃。”

老大没敢走远，蹲在角落里耍小脾气。

一会儿母亲回来了，冲黑暗里的大儿子喊：“还不来推碾，找打啊你。”

在孩子们面前，母亲还是很有权威的，王鹏站起来，摸起自己的磨棍，有些过分地用力推，母亲要紧走才能赶上。

“你都十七了，还和你弟弟一般见识，你不嫌丢人？”母亲说。

“你就是有偏有向。”王鹏表达自己的心情，但步子明显恢复到正常。

“娘就是有偏有向，”母亲毫不隐瞒自己的态度，“当娘的不向小的向大的？天下没这样的理。”

王鹏不再吱声，表示默认，也表示不以为然。

“老大，你也不小了，”母亲显然有紧要的事情要对儿子讲，但该不该讲，还有些犹豫，不过终于还是决定讲了——

十一年前，苏北和大半个山东遇到大旱，夏粮颗粒未收。夏收后下了几场雨，但接着又是大旱，秋粮仍然绝产。挨到次年春天，家家粮食都光了，遍地流民。有一天早晨，鲁王工坊老王家打开门，门前躺倒了一对母子，女人已经奄奄一息，攥住鲁王工坊当家人王俊逸的手不放，眼睛直向怀中的幼子瞅，嘴唇哆嗦着，说不出话来。王俊逸说：“别说话弟妹，我明白，你放心，我救孩子！”

王俊逸喊出一家人，把两人抬进院子里，连忙烧火做饭，还未做熟，女人已经断气，两岁多的孩子喝下整碗稠粥，这才有力气哭出声来。

王家把女人埋到城南汶河边的乱葬岗，孩子就留了下来，当自己的儿子养。当时王家已有一儿一女，女儿王秀，儿子叫王鹏，收养的儿子取名王程，鹏程万里的意思。

“你说娘偏心，你说娘该不该偏心？”母亲小声讲完故事，问儿子。

王鹏没料到弟弟竟然是这样的身份，连连点头。

母亲说：“有一口吃的，我和你爹不能吃，要先让你二弟，然后才轮到你三弟，最后才能轮到你，你说对不对？”

王鹏说：“我以后会对弟弟好。”

“你大了，娘才把这事跟你说，你心里明白，千万不能再对第二个人说，特别是你程弟弟，更不能让他知道。咱不能让他觉得这个家生分，你说是不是老大？”娘对儿子的品性摸得透，相信儿子的话是发自内心，“儿啊，你十七了，早该娶媳妇成家了，再耍小孩子脾气不行了。”

说到娶媳妇，大儿子心里发毛，脸上发热。

太阳已经露出朝霞,儿子的脸上因此红彤彤的,煞是好看。娘放了心,也觉察了儿子片刻间的异样,笑着说:“鹏啊,给娘说实话,天天往戏院跑,是不是看上谁家闺女了?”

“娘,你说啥呢!”王鹏憋红了脸吼叫。

“婶,推碾呢!”一声银铃般悦耳的叫声传来,一个齐耳短发的姑娘笑吟吟停下在旁边。

“哟,是远宜呢,你瞧瞧这学生头,这刘海,真是俊死了!”王鹏娘停下来,对眼前的姑娘发出由衷的赞叹。

姑娘是赢香源香肠店苏家的大小姐,要去济南上学,身后是她的哥哥苏盛玉。

苏远宜没心思应付王鹏娘,但显然很愿和王鹏说话:“王鹏哥,去省城上学吧,可好了,有大明湖,还有电车。”

“我不稀罕。”王鹏斩钉截铁地说,“再说了,我一念书脑仁子就疼。”

苏盛玉嘲笑说:“你还有脑仁子?”

他和王鹏一般大小,从小打闹着一起长大,在读书方面,脑瓜子比王鹏确实灵,但也并不太用心。

王鹏说:“远宜,去济南上学,要是有人欺负你,回来告诉我,我找他们算账。”

苏盛玉说:“济南到莱芜四百里路呢,跑回来告诉你,就是骨折了也该长好了,你这纯是现成话——远宜,咱们该走了。”

苏远宜心有不甘,但见王鹏无意搭讪,只好怅然若失地走了。

王鹏娘还沉浸在欣赏中,喷着舌自言自语:“多俊巴的闺女啊!”

吃过早饭,王鹏拔脚就要出门,被王俊逸喝住了:“刚咽下喉咙,就要跑?还不给我化锡去!东关魏家的嫁妆急等着用,你不知道?”

王鹏心中不满,却不敢流露,乖乖去锡坊里点火化锡。鲁王工坊世代做锡雕,化锡制板是第一步活。这也没什么难的,王鹏已经完全掌握。在灶里烧猛火,厚铁锅里放入锡块,锡熔点低,半袋烟工夫就化成了锡水,用勺撇去残渣,舀起半勺小心翼翼灌入脚下的盖板里。盖板由两块被打磨的极光滑的石板做成,两块石板之间放入一根粗棉绳,棉绳圈成方形,两个绳头垂出石板外,这就形成了一个小模具,锡水由绳头处的开口灌进两块石板中,时间不长就凝成锡板,掀开上面的盖板,用铁钳夹出来,扔到一边放

凉后就可以用了。

王鹏毛毛躁躁化罢两块锡板，随手扔在地上就想走。王俊逸一边做活，一边注意观察儿子，所以提前警告说：“别急着走，过来看看我做活。”

王鹏只好把心收回，站到父亲身边。父亲今天做的是仙鹤烛台，正在做的是仙鹤的头部，这最需要技巧。他见儿子规规矩矩站在身后，颇为满意，于是又向儿子拉起鲁王工坊老辈子的事。

“你别再说了，我耳朵起茧了，”王鹏说，“不就是康熙爷喜欢咱的锡雕，乾隆爷嫁公主咱做的嫁妆，民国四年在巴拿马拿了万国博览会金奖，你都说了二百遍了。”

儿子以这样的口气跟老子说话，而且不拿老祖宗的宝贝当回事，王俊逸的火腾地冒起来，吼道：“你翅膀硬了是不？跟老子这么说话？老辈的东西在你眼里就这样一文不值？你倒是做一个我看看？”然后又补充一句，“给我滚，别在我眼前瞎晃！”

王鹏巴不得这句话，一步跨出门槛，早没了影。

王鹏娘听爷儿俩又吵，就赶过来，见丈夫靠在椅背上喘粗气，就说：“你也是，跟孩子合得着生这么大气？”

“合不着生气？他都这么大了，原指望把手艺传给他，你看看，他是那块料吗？你看你生的都是些啥玩意！”

“光我生的？没有你我能生得出来？他那熊脾气，还不是随了你？”王鹏娘反驳说，“实在不行，就传给程子、雷子。”

王雷是小儿子，今年只有七岁。

“程子我看是块料，可说不准哪一天亲爹找来，我不是白传了？小三，才七岁，猴年马月才长大。”

“小孩见风长，转眼就长大了。”

“长大了我也老了，咱这锡雕，没有十几年能出得师？”

夫妻两人各自叹息，王俊逸的气此时也消了，继续做他的活：“你也忙去吧，去店里看看。”

王俊逸深为自豪的鲁王工坊锡雕起源于康熙年间。

王俊逸的老祖宗王时行，十二岁就中了秀才，被本县正堂誉为神童，谁料以后科考之路蹉跎，连考四次竟然未能中举。第四次乡试回来，他大病一场，病好后发誓不再考科举，一提八股文就摇头，又不愿与人交往，在

外人看来,神志有些不太正常。

他唯一的朋友就是本县名士张道一。张道一从陕西榆林兵备道上致仕回乡,在莱芜城北的雅鹿山上捐资建雅鹿书院,亲执教鞭。王时行无事就到书院去,陪张道一下棋闲谈,一来二去,竟成莫逆。

王家祖辈做锡器糊口,王时行本来对此不屑一顾,但突然有一天对制锡工艺感兴趣了,弄了整套工具,天天蹲在屋里,埋头制作。两个多月后他完成了自己的第一件作品,是一把酒壶,壶身不方不正,像块河滩上的顽石,壶肚上是浮雕的孤舟蓑笠翁。壶盖上趴着一只大蝗虫,惟妙惟肖。大家对他的作品七嘴八舌,贬多褒少,大家最不理解的是那个怪异的壶身,既不美观,又不实用,费力不讨好。老百姓用锡器,能烧水能装酒就成,弄那些花样岂不画蛇添足?他对众人的议论不以为然,怀揣着他的宝贝去见张道一,张道一大为赞赏,当即要买下来。王时行说:“宝剑赠英雄,我一分一厘不收,送给你。”

张道一对他说:“莱芜小城,人多目光短浅,不识荆襄之玉。”

王时行不管别人怎么说,继续埋头做他怪异的锡雕,两年多做出了十几件,可惜一件未曾售出。父兄懒得与他计较,反正也没指望他能养家。

次年秋闱结束,山东主考官陈廷敬屈尊到莱芜县城看望座师张道一。陈廷敬是康熙皇帝的老师,时任吏部侍郎,是皇帝的亲信大臣。山东巡抚、泰安知府都陪着到莱芜来了,一时间莱芜城翎顶辉煌。原来当年陈廷敬参加院试,主考张道一对他的文章大为赞赏,不仅拔为第一名,而且资助陈廷敬参加乡试。陈廷敬感激张道一的知遇之恩,屡次为张道一谋求升迁,无奈张道一耿介忠直,坚辞不受。借此次主试山东的机会,陈廷敬亲赴雅鹿书院,拜谢恩师。

陈廷敬被恩师案上的锡雕吸引,爱不释手,问恩师可否割爱,让他带回京师,敬献皇上。张道一满口答应,不要金不索银,唯求陈廷敬为他的《大榆山房文集》作序。陈廷敬当即答应。

陪同陈廷敬的一行官员,附庸风雅,都希望弄到一件锡雕。张道一有名士风骨,闹玄搞怪,有“张闹玄”、“张疯子”的外号。他兴致所至,有意捉弄众官员。他说每人一件没问题,我手里没有,是我的一位忘年小老弟制作,也没有定价,大家就参照我这一件的价格,你认为陈侍郎一篇序值多少钱,就给我小老弟多少银子。众官员拥到王时行住处,慷慨解囊,各以巨资购得一件锡雕。王时行一日之间得银数千两,他的锡雕也一夜成名。王

时行决定开门立户,请张道一取名。张道一说:“山东王家独一家,就叫鲁王工坊。”

陈廷敬献上的锡雕得到了康熙皇帝的赞赏,但把玩了些日子,就搁置了起来。国是初定,政务繁多,康熙又是少见的勤政有为的皇帝,实在没有时间把玩。这一搁就是几十年。

转眼到了乾隆年间。历经康雍两朝的苦心经营,国家安定,财赋充裕,民生富足,乾隆皇帝的日子就从容多了,再加上他艺术功底深厚,兴趣爱好广泛,对古玩、字画及艺术品非常珍爱,而且具有相当高的欣赏水平。他最佩服的是圣祖康熙皇帝,对康熙生前收藏的字画古玩一一过目、挑选,特别喜爱的就带到自己的寝宫,不时赏玩。

这天,他偶然发现了放在角落的那件锡雕,上面落满了灰尘,但仅从造型上就一眼看出,这件作品大气古朴,绝非出自平常之辈。他吩咐小太监小心清理,送到乾清宫去。

那件锡雕清理干净,纯锡的光亮立即绽放出来,乾隆皇帝爱不释手。他认为一件东西是否珍贵,用料是一项,工艺又是一项。这件锡雕,用锡极纯,历经数十年,仍然如此光亮,已经是难得。更难得的是造型和诗画,透露出的是一派平和、宁静、从容、大度的心境。这就不是一般工匠所能为。一般匠人难免急功近利,总是脱不了福禄寿这些俗套。

为了给十公主置办嫁妆,乾隆皇帝派专差到莱芜,要求两年时间制作一百单八件满汉全席餐具。两年后如期制作完成,鲁王工坊第三代掌门人王元吉亲自送往京城,造办处的官员问他还有什么愿望,王元吉回答:“工价银可以不要,但求皇上能赐鲁王工坊御笔。”

造办处官员听罢大笑,说:“你要是想看看皇家园林、游游景山倒是有可能,一百单八件锡雕才值多少银子,能换来皇上的御笔?小小工坊真是不知天高地厚。”王元吉说只求大人能转求皇上,不然实在不甘心。造办处通过内务府大臣当笑话转奏皇上,没想到皇上对一百单八件餐具非常满意,又正赶上西北大捷,皇上高兴,竟然一口答应,当即挥毫,并开恩工价银照付。

王元吉在京城找最好的木雕师傅,把乾隆御笔制成匾额,雇了一挂大车风风光光拉回莱芜。一路之上,吃饭住店,都要亮出来炫耀一番,鲁王工坊的大名不胫而走。

鲁王工坊锡雕制作工艺十分繁杂,非有十足的耐心和痴迷才能坚持;

尤其重视悟性和文化底蕴,名利心太重、为人轻薄者亦不能传习。因此鲁王工坊在确定传承人时有一个外人看来很不可理解的规矩:掌门人会把家产分成明显不合理的几份,锡雕传承人必须接受最少的一份。这个规矩代代相传,有效地保证了传承人是真正痴迷家族工艺者。

到了王俊逸这一代,规矩没法实行了,因为王俊逸没有兄弟,独根单传。他的父亲因此深感遗憾,去世时握住王俊逸的手说:“咱鲁王工坊锡雕传了二百多年,被皇帝赏识,为公主做嫁妆,在我手上,又获万国博览会金奖,为咱中国争得了荣誉。我已经竭尽心力,没有遗憾。咱们的手艺,已经不单单是咱王家的手艺,他是咱民族的东西。你不能把它仅仅当作养家糊口的门路,就是有一天吃不饱穿不暖了,你也不能把手艺丢了,这是咱历代传人必须挑起的担子。往后的事没法说,至少在你这一代,不能断送在你的手里。”老爷子固执地要求王俊逸在祖宗牌位前磕头发誓。跪在祖宗牌位前发誓的情景深深地印在了王俊逸心里,也像一块石头一样一直压着他不敢松一口气。他对祖宗的手艺痴迷已经刻在骨子里,那份责任渗进了他的血液里,他自觉无愧于祖宗。然而,到了他的下一代,情况却又让他乐观不起来:长子王鹏性情与他相去太远,对祖宗的手艺毫不上心,二子非亲生,三子又年龄尚小。如今,他已近知天命的年纪,这锡雕手艺的传承还没个着落,他的烦恼无可排解,几乎成了一块心病。

王俊逸的长子王鹏,小时候是个天天惹祸的孩子头,如今总算稍大了,仍然对锡雕不感兴趣,却对莱芜梆子着了迷,天天泡在小阳春戏园。小阳春是莱芜城唯一有固定戏园的班社,一般下午晚上都有演出,上午多是排练。排练在后院里,偶尔也有人去看,当然是不要钱的。王鹏气喘吁吁赶到时,已经有四五个人,果然赢香源苏家的大儿子苏盛玉早就到了。见王鹏来晚了,脸上有些得意。王鹏挤过去,坐到苏盛玉身边,问:“咸菜,演到哪了。”苏盛玉字贤才,又因赢香源也制作咸菜,所以王鹏给苏盛玉取外号“咸菜”。

“不会自己看?”苏盛玉有些不高兴,“以后你注意点,别乱叫人外号,尤其在雪莲面前不准叫。”

雪莲是小阳春正红起来的旦角,只有十四五岁。苏盛玉、王鹏这两个半大小子,天天往小阳春跑,全是为了雪莲。

小阳春是莱芜梆子科班正宗,他们尊崇的前辈是徽戏科班“老阳春”。

据说,大约在乾隆年间,老阳春顺运河沿驿道,辗转流离,最后在泰山东麓的莱芜落下脚来。此时,粗犷高亢的秦腔,也流传到了莱芜。莱芜人按照当地习俗、方言和自己的喜好,将徽戏和秦腔巧妙结合,创造出了独具特色的莱芜梆子。莱芜梆子高亢雄壮,行腔流畅,如唱似说,质朴自然,正合莱芜人的心性。它最具特色的是“讴腔”,尾音用假声翻高、往里吸气演唱,“讴——”的一声,清亮高亢,余音萦绕,乡村静夜,远播数里。因此,莱芜梆子在乡间普遍被叫作“莱芜讴”。莱芜梆子的表演粗犷豪放,长于夸张,而小旦的台步,却又那样精巧细致,稍大而节奏缓慢,整个身体从上到下浑然一体协调扭动,把怀春少女扭捏而又生机勃勃的情态表现到了极致。雪莲学的是旦角,入班两年就开始演主角。她的唱腔好,台步更是走绝了,台上一走,台下年轻后生就看直了眼。

苏盛玉、王鹏近来都迷上了雪莲,雪莲一上场,两人的眼睛就瞪得牛眼似的,跟着雪莲的身子转。雪莲脉脉含情的眼睛,仿佛一直在看他们,又仿佛又谁也没看,弄得两个人神魂颠倒。雪莲一下场,两人就争着献殷勤,雪莲一概笑脸相迎,客客气气。所以两人都讨厌彼此,觉得是对方坏了自己的好事。

看完排练,王鹏忐忑不安地回家,进了门楼子先竖起耳朵听听动静,听到正房里有客人说话,就略放了心,有客人在,爹不会让他太难堪。

王鹏进了门,没等爹开口,先拿话掩饰:“爹,我去店里看了看,今天生意还好。天冷了,店里该生火了。”

知子莫如父,王俊逸一眼就看穿儿的心虚,他无心计较,说:“家里来客人了,也不知道打招呼——杨先生,这是我的大小子,大号叫王鹏。”

客人穿得很讲究,长袍、马夹都是绸子的。他的年龄比王俊逸略小些,看人时目光特别亮,亮得让人有些心虚,他向王鹏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也算是表示欣赏:“大公子真是一表人才。”

王俊逸对儿子说:“你杨叔很快就是咱的邻居了,咱店对面的三间门头房,你杨叔都包下来了,要开个大门诊。你杨叔跟日本人学过医,医术好着呢。”见王鹏要走,再叮嘱一句,“明天你杨叔收拾房子,你和老二都过去帮忙。”

王鹏爽快地应了一声,只要不让他蹲在屋里做锡雕,干什么都能成。

晚饭后,王俊逸夫妇又说起新邻居,王鹏娘说:“这个杨先生跟日本人

学医,怎么不在大城市开门诊,要到咱这小县城来。”

“你没听他说嘛,大城市医院都有好多家,他这样的小门诊起不到大作用;可是在咱小县城就不一样,那就是一顶一的大门诊。用他的话说,宁愿在小庙里当大和尚,不能在大庙里当小和尚”。

“也是那么个理。”王鹏娘说,“你说一个人大老远跑这儿来,也没个女人照顾,那多孤清。”

“这用不着你操心,”王俊逸说,“等人家站住脚跟,也许就把老婆孩子接过来住。”

王鹏娘也说起杨先生那双特别亮的眼睛,让人有些不自在。

“这就是神气!”王俊逸说,“人和人的区别,最能从眼睛里看出来。一个见过世面,心里装着东西的人,眼睛自然会有神气。一个庄稼把式,天天看到的就是他的一亩三分地,他的眼睛就呆了,就木了。我王俊逸,心里也是装着东西的,别看这小小的锡雕,要有特别的胸襟,心里要装着东西,你做出的东西才有精气神。”

王鹏娘瞥他一眼说:“你呀,王婆卖瓜。你天天盯着手里的活计,就看那三尺大的地方,还不如庄稼把式的一亩三分地。”

第二天吃过早饭,王鹏就换上一身破衣服,要去杨先生店里帮忙收拾房子,老二王程、老三王雷,因为今天学校老师到县礼堂开会,所以都放假,两人也都像模像样的换上衣服跟着王鹏去西关大街。兄弟三人只有王鹏真正能帮上忙,爬上爬下,忙得灰头土脸。两个兄弟,与其说是帮忙,不如说是添乱。但杨先生很高兴,还不断夸兄弟两个,或者拍拍他们的脑瓜。中间杨先生又出去一趟,提回一包点心说:“孩子们,看叔叔给你们买的好吃的。”

王程、王雷欢呼着抢上去,你争我夺。杨先生抓起一把说:“还有你们哥哥呢。”

杨先生买的是瑞生恒点心铺的小桃酥。王家在县城里也是数得着的买卖人,但王俊逸持家甚俭,他的口头禅是:“嘴不能馋,手不能懒”。所以,瑞生恒的点心,王家三兄弟也是难得吃到。王鹏拿起一块刚放到嘴边,一下想起雪莲来,所以就一小把点心全装到口袋里,说:“等我回家洗手再吃。”

快吃午饭时,收拾得差不多了,这时候王俊逸过来了,转了一圈说: